李宏甫自集書與友游書札并
答問語緣流反而名曰焚書自謂其
書可焚也宏甫快口直腸目空一世
憤激過甚不顧人有忤者然猶慮
人必忤而托言於焚亦可悲矣迺
卒以筆舌殺身誅求者竟以焚而

竟付之煨燼抑何虞山豈遂昧至
識乎宋元舊寫蘇長公之筆墨家
藏墨跡抄刻殆是兒輩若崇不
論時而徵求鼎彝尊鉶濤等
於吉光片羽楚不然但要於宏甫
且宏甫又何嘗利人之亦然以為

垂老人恐後而宏甫之傳乃愈廣
然則此書之發至布之有生淀款
宏甫嘗以是刻寄之於余至遲
具載此中余未而後死目擊髮與
故演此于至端云　漁園誌

李氏焚書卷一

書答

荅周西巖
荅周若莊
與焦弱矦
荅李見羅先生
荅焦漪園
復鄧石陽
復周南士

荅鄧明府
荅耿中丞
又荅京友
復宋太守
荅劉憲長
荅周柳塘
與耿司寇告别
荅耿司寇

李氏焚書卷二

書答

荅鄧明府
復周柳塘
與莊純夫
復焦弱侯
又與焦弱侯
復鄧鼎石
寄荅京友
與曾中野

與曾繼泉
答劉方伯書
答莊純夫書
與周友山書
又與周友山書
與焦漪園
與劉晉川書
與友朋書
別劉肖川書

答友人書
答以女人學道爲見短書
復耿侗老書
與李惟清
與焦弱侯
與弱侯
與方伯雨柬
與楊定見
與楊鳳里

又與楊鳳里
與梅衡湘
附衡湘答書

李氏焚書卷二

書答

復麻城人書
與周友山
與焦弱侯書
與友人書

復顧冲菴翁書
眞師
復李漸老書
何心隱論
夫婦有感
鬼神論
食兵
雜說
童心說

心經提綱
四物論
定林菴記
高潔記
三叛記
忠義水滸傳序

李氏焚書卷四

雜述

子由解老序
高同知獎勸序 高係土官父祖作逆
送鄭大姚序
李中丞奏議序 代作
張横渠易說序 代作
李中溪告文
祭無祀文 代作
篁山碑文 代作
自贊
贊劉諧

書黄安二上人手冊
征途與共後語
批下學上達語
書方伯雨冊葉
讀若無寄母書
耿楚空先生傳
三大士像議絕世之談
代深有告文時深有遊方在外
禮誦樂師告文
代常通病僧告文
告土地文
二十分識
因記往事

李氏焚書卷五

雜述
四海
八物
五死篇

傷逝
觀音問二首
答澹然師三首
荅自信絕頂之談三首
像約
小引
一感慨平生
寒燈小話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王合共四首
崑崙奴
李氏焚書卷六
讀史
曹公二首
楊修

反騷
史記屈原
漁文
招魂
誡子詩
非有先生論
子虛
賈誼
鼂錯
絕交書
養生論
琴賦
幽憤詩
酒德頌
思舊賦
楊升菴
唐貴梅傳
茶夾銘

李白詩題辭
伯夷傳
張千載
李涉贈盜
封使君
宋統似晉
逸少經濟
孔北海
經史相爲表裏
段善本琵琶
樊敏碑後
詩畫
黨籍碑
無所不佩
荀卿李斯吳公
李文子三思
陳恒弑君
王半山

闇然堂類纂引

阿寄傳

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

借鏡照面初非為周家說法不知者謂其以慶人心開奸辨口

李氏焚書卷一

書答

答周西巖

天下無一人不生知無一物不生知亦無一刻不生知者但自不知耳然又未嘗不可使之知也惟是土本瓦石不可使知者以其無情難告語也賢智愚不肖不可使知者以其有情難告語也除是二種則雖牛馬驢駝等當其深愁痛苦之時無不可告以生知語以佛乘也據渠見處恰似有人生

菊香書屋藏本

知又有人不生知生知者便是佛非生知者未便是佛我不識半生以前所作所爲皆是誰主張乎不幾於日用而不知乎不知尚可更自謂目前不敢冒認作佛既目前無佛他日又安得有佛也若他日作佛時佛方真有則今日不作佛時佛又何處去也或有或無自是識心分別妄爲有無非汝佛有有有無也明矣且既自謂不能成佛矣亦可自謂此生不能成人乎吾不知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也既無以自立則無以自安無以自安則在家無以安家在鄉無以安鄉在朝廷無以安朝廷吾又不知何以度日何以面於人也吾恐縱謙讓決不肯自謂我不成人也審矣既成人矣又何佛不成而更等待他日乎天下寧有人外之佛佛外之人乎若必待仕宦婚嫁事畢然後學佛則是成佛必待無事是事有礙於佛也有事未得作佛是佛無益於事也佛無益於事成佛何爲乎事有礙於佛佛亦不中用矣豈不深可笑哉纔等待便千萬億劫可畏也

佛氏云即心即佛人〻是佛卓吾之言本此

意在末段不作經生講書

答周若莊

明德本也親民末也故曰物有本末又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苟不明德以修其身是本亂而求末之治胡可得也人之至厚者莫如身苟不能明德以修身則所厚者薄無所不薄而謂所薄者厚無是理也故曰未之有也今之談者乃舍明德而直言親民何哉不幾於舍本而圖末薄所厚而欲厚所薄乎且明德者吾之所本有明明德於天下者亦非強人之所本無故又示之曰在止於至善而已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於此而知所止則明明德之能事畢矣故終篇更不言民如何親而但曰明德更不言德如何明而但曰止至善不曰善如何止而但曰知止不曰止如何知而直曰格物以致其知而已所格者何物所致者何知蓋格物則自無物無物則自無知故旣知所止則所知亦止苟所知未止亦未爲知止也故知止其所不知斯致矣予觀大學如此詳悉開示無非以德未易明止未易知故又贊之曰人能知

好

止則常寂而常定也至靜而無欲也安安而不遷也百慮而一致也今之談者切巳自反果能常寂而常定乎至靜而無欲乎安固而不搖乎百慮而致之一乎是未可知耳奈之何遽以知止自許明德自任也然則顏子終身以好學稱曾子終身以守約名果皆非邪果皆偏而不全之學邪世固有終其身覓良師友親近善知識而卒不得收寧止之功者亦多有之况未嘗一日親近善知識而遂以善知識自任乎

堯舜與人同吾故不欲其異

與焦弱侯

人猶水也豪傑猶巨魚也欲求巨魚必須異水欲求豪傑必須異人此的然之理也今夫井非不清潔也味非不甘美也日用飲食非不切切於人若不可缺以旦夕也然持任公之釣者則未嘗井焉之之矣何也以井不生魚也欲求三寸之魚亦了不可得矣今夫海未嘗清潔也未嘗甘旨也然非萬斛之舟不可入非生長於海者不可以履於海蓋能活人亦能殺人能富人亦能貧人其不可恃

之以爲安倚之以爲常也明矣然而鵾鵬化焉蛟龍藏焉萬寶之都而吞舟之魚所樂而遊遨也彼但一開口而百丈風帆並流以入曾無所於礙則其腹中固已江漢若矣此其爲物豈豫且之所能制網罟之所能牽耶自生自死自去自來水族千億惟有驚怪長太息而已而況人未之見乎予家泉海海邊人謂予言有大魚入港潮去不得去呼集數十百人持刀斧直上魚背恣意砍割連數十百石是魚猶恬然如故也俄而潮至復乘之而去矣然此猶其小者也乘潮入港港可容身則茲魚亦苦不大也予有友莫姓者住雷海之濱同官滇中親爲我言有大魚如山初視猶以爲雲若霧也中午霧盡收果見一山在海中連亘若太行自東徙西直至半月日乃休則是魚也其長又奚啻三千餘里者哉嗟乎豪傑之士亦若此焉爾矣今若索豪士於鄉人皆好之中是猶釣魚於井也胡可得也則其人可謂智者與何也豪傑之士決非鄉人之所好而鄉人之中亦決不生豪古今賢聖皆

必以不容爲奇耶

豪傑爲之非豪傑而能爲聖賢自古無之矣今日夜汲汲欲與天下之豪傑共爲賢聖而乃索豪傑於鄉人則非但失却豪傑亦且失却賢聖之路矣所謂北轅而南其轍亦又安可得也吾見其人決非豪傑亦決非有爲聖賢之真志者何也若是真豪傑決無有不識豪傑之人若是真志要爲聖賢決無有不知賢聖之路者尚安有坐井釣魚之理也

答李見羅先生

人言此老偪狹此等處又不啻服人所以爲高

昔在京師時多承諸公接引而承先生接引尤勤發蒙啟蔽時或未省而退實沉思既久稍通解耳師友深恩永矢不忘非敢佞也年來衰老非故矣每念才弱質單獨力難就恐遂爲門下鄙棄故還還極意參尋多方選勝冀或有以贊我者而詎意學者之病又盡與某相類耶但知爲人不知爲已惟務好名不肯務實夫某既如此矣又復與此人處是相隨而入於陷穽也無名天地之始誰其能念之以故閉戶却掃恬然獨坐或時飽後散步涼

自負如是

天箕踞行遊出從二三年少聽彼俚歌聆此笑語
謔矣片時亦足供醒脾之用可以省却枳朮丸子
矣及其飽悶已過情景適可則仍舊如前鎖門獨
坐而讀我書也其踪跡如此豈誠避人哉若樂於
避人則山林而已矣不城郭而居也故土而可矣
不以他鄉遊也公其以我爲誠然否然則此道也
非果有夕死之大懼朝聞之眞志聰明蓋世剛健
篤生卓然不爲千聖所搖奪者未可遽以與我共
學此也蓋必其人至聰至明至剛至健而又逼之

自信如是

以夕死急之以朝聞乃能退就實地不驚不震安
穩而踞坐之耳區區世名且視爲浼已也肯躭之
向時尚有賤累今皆發回原籍獨身在耳太和之
遊未便卜期年老力艱非大得所不敢出門戶且
山水以人爲重未有人而千里尋山水者也聞適
之餘著述頗有嘗自謂當藏名山以俟後世子雲
今者有公則不啻玄晏先生也計即呈覽未便以
覆酒甕其如無力繕寫何飄然一身獨往何難從
此東西南北信無不可但不肯入公府耳此一點

卓老著作竟不許他人作序文

自許極當

名心終難脫却然亦不須脫却也世間人以此謂爲學者不少矣由此觀之求一眞好名者舉世亦無則某之閉戶又宜矣

答焦漪園

承論李氏藏書謹抄錄一通耑人呈覽年來有書三種惟此一種繫千百年是非人更八百簡帙亦繁計不止二千葉矣更有一種專與朋輩往來談佛乘者名曰李氏焚書大抵多因緣語忿激語不比尋常套語恐覽者或生怪憾故名曰焚書言其當焚而棄之也見在者百有餘紙陸續則不可知今姑未暇錄上又一種則因學士等不明題中大旨乘便寫數句貽之積久成帙名曰李氏說書中間亦甚可觀如得數年未死將語孟逐節發明亦快人也惟藏書宜閉秘之而喜其論著稍可亦欲與知音者一談是以呈去也其中人數既多不盡妥當則晉書唐書宋史之罪非予責也竊以魏晉諸人標致殊甚一經穢筆反不標致眞英雄子畫作罷輙淺矣眞風流名世者畫作俗士眞啖名不

濟事客畫作袞衣大冠以堂堂巍巍自負豈不眞可笑因知范曄尚爲人傑後漢尚有可觀今不敢謂此書諸傳皆巳妥當但以其是非堪爲前人出氣而巳斷斷然不宜使俗士見之望兄細閱一過如以爲無害則題數句于前發出編次本意可矣不顧他人作半句文字於其間也何也今世想未有知卓吾子者也然此亦惟兄斟酌行之弟既處遠勢難遥度但不至取怒於人又不至汚辱此書卽爲愛我中間差譌甚多須細細一番乃可若論著則不可改此吾精神心術所繫法家傳爰之書未易言也本欲與上人偕往而承指教聞白下荒甚恐途次有儆稍待麥熟或可買舟來矣生平慕西湖佳勝便於舟航且去白下密邇又今世俗子與一切假道學共以異端目我我謂不如遂爲異端免彼等以虛名加我何如夫我既巳出家矣特餘此種種耳又何惜此種種而不以成此名耶或一會兄而往或不及會皆不可知第早晩有人往白下報曰西湖上有一白鬚老而無髮者必我也

又談禪

又講學

又涉世情

夫必我也夫夫前書所云鄧和尚者果何似第一機即是第二機月泉和尚以婢爲夫人也第一機不是第二機豁渠和尚以爲眞有第二月在天上也此二老宿果致虛極而守靜篤乎此是何境界而可以推測擬議之乎故曰億則屢中非不屢中也而億焉則其害深矣夫惟聖人不億不億故不中不中則幾焉何時聚首合并共證斯事潘雪松聞已行取三經解刻在金華當必有相遺者多則分我一二部我於南華已無稿矣當時特爲要刪太繁故於隆寒病中不四五日塗抹之老子解亦以九日成蓋爲蘇註未愜故就原本添改數行心經提綱則爲友人寫心經畢尚餘一幅遂續墨而塡之以還其人皆艸艸了事欲以自娛不意遂成木災也若藏書則眞實可喜潘新安何如人乎旣已行取便當居言路作諍臣矣不肖何以受知此老也其信我如是豈眞心以我爲可信乎抑亦從兄口頭便相隨順信我也若不待取給他人口頭便能自着眼睛索我於牝牡驪黃之外知卓吾子

楊昆阜嘗言有鄧豁渠不可無李卓吾果然

之爲世外人也則當今人才必不能逃于潘氏藻鑑之外可以稱具眼矣

復鄧石陽

昨承教言對使裁謝尚有未盡謹復錄而上之蓋老丈專爲上上人說恐其過高或有遺棄之病弟則直爲下下人說恐其沉溺而不能出如今之所謂出家兒者秖知有持鉢糊口事耳然世間惟下下人最多所謂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若夫上上人則舉世絕少非直少也蓋絕無之矣如弟者滔滔皆是人也彼其絕無者舉世旣無之矣又何說焉年來每深歎憾光陰去矣而一官三十餘年未嘗分毫爲國出力徒竊俸餘以自潤旣幸雙親歸土弟妹七人婚嫁各畢各幸而不缺衣食各生兒孫獨予連生四男三女惟留一女在耳而年逼耳順體素羸弱以爲弟姪已滿目可以無歉矣遂自安慰焉蓋所謂欲之而不能非能之而自不欲也惟此一件人生大事未能明了心下時時煩懣故遂棄官入楚事善知識以求少得蓋皆陷溺之久老

以此立意

而始覺絕未曾自棄於人倫之外者乎生師友散在四方不下十百盡是仕宦忠烈丈夫如兄輩等耳弟初不敢以彼等爲徇人彼等亦不以我爲絕世各務以自得而已矣故相期甚遠而形迹頓遺願作聖者師聖願爲佛者宗佛不問在家出家人知與否隨其資性一任進道故得相與共爲學耳然則所取於渠者豈取其棄人倫哉取其志道也中間大畧不過曰其爲人偏強難化如此始焉不肯低頭而終也遂爾稟服師事因其難化故料其

創論

必能得道又因其得道而復喜其不負偏強初志如此而已然天下之偏強而不得道者多矣若其不得道則雖偏強何益雖出家何用雖至於斷臂焚身亦秖爲喪身失命之夫耳竟何補也故苟有志於道則在家可也孔孟不在家乎出家可也釋迦佛不出家乎今之學佛者非學其棄淨飯王之位而苦行於雪山之中也學其能成佛之道而已今之學孔子者非學其在家也學其能成孔子之道而已若以在家者爲是則今之在家學聖者

趙語自毒卓吾聞之宜乎不能已已

多矣而成聖者其誰邪若以出家為非則今之非釋氏者亦不少矣而終不敢謂其非佛又何也然則學佛者要於成佛爾矣渠既學佛矣又何詫乎

承示云趙老與胡氏書極詆渠之非曰雲水瓢笠之中作此乞墦登壟之態覽教至此不覺泫然斯言毒害實刺我心我與彼得無盡墮其中而不自知者乎當時胡氏必以致仕為高品輕功名富貴為善學者故此老痛責渠之非以曉之所謂言不怒則聽者不入是也今夫人人盡知求富貴利達

此轉深　更深

者之為乞墦矣而孰知雲水瓢笠之衆皆乞墦邪使胡氏思之得無知斯道之大而不專在于輕功名富貴之間乎然使趙老而別與溺于富貴功名之人言之則又不如此矣所謂因病發藥因時治病不得一槩此道之所以為大也吾謂趙老真聖人也渠當終身依歸而奈何其遽舍之而遠去邪然要之各從所好不可以我之意而必渠之同此意也獨念乞墦之辱心實耻之而卒不得免者何居意者或借聞見以為聰明或藉耳目以為心腹

與或憑冊籍以爲斷案或依孔佛以爲泰山與有一於此我乃齊人又安能笑彼渠也此弟之所痛而苦也兄其何以教之承諭欲弟便毀此文此實無不可但不必耳何也人各有心不能皆合喜者自喜不喜者自然不喜欲覽者覽欲毀者毀各不相礙此學之所以爲妙也若以喜者爲是而必欲兄丈之同喜兄又以毀者爲是而復責弟之不毀則是各見其是各私其學學斯僻矣抑豈以此言爲有累於趙老乎夫趙老何人也巍巍太山學貫千古乃一和尚能累之則亦無貴於趙老矣夫惟陳相倍師而後陳良之學始顯惟西河之人疑子夏於夫子而後夫子之道益尊然則趙老固非人之所能累也若曰吾謂渠惜其以倍師之故頓爲後世嗤耳則渠已絕棄人世逃儒歸佛陷於大戮而不自愛惜矣吾又何愛惜之有焉吾以爲渠之學若果非則當以此暴其惡於天下後世而與天下後世共攻之若果是則當以此顯其教於天下後世而與天下後世共爲之此仁人君子之用心

所以為大同也且觀世之人孰能不避名色而讀異端之書者乎堂堂天朝行頒四書五經於天下欲其幼而學壯而行以博高爵重祿顯榮家世不然者有黜有罰如此其詳明也然猶有束書而不肯讀者况佛教乎佛教且然况鄧和尚之語乎况居士數句文字乎吾恐雖欲拱手以奉之彼卽置而棄之矣而何必代之毀與棄也弟謂兄聖人之資也且又聖人之徒也弟異端者流也本無足道者也自朱夫子以至今日以老佛為異端相襲而

排擯之者不知其幾百年矣弟非不知而敢以直犯衆怒者不得已也老而怕死也且國家以六經取士而有三藏之收以六藝教人而又有戒壇之設則亦未嘗以出家為禁矣則如渠者固國家之所不棄而兄乃以為棄邪屢承接引之勤苟非木石能不動念然謂弟欲使天下之人皆棄功名妻子而後從事於學果若是是為大蠹弟不如是之愚也然斯言也吾謂兄亦太早計矣非但未卵而求時夜者也夫渠生長於內江矣今觀內江之人

至言

更有一人效渠之爲者乎吾謂即使朝廷出令前鼎鑊而後白刃驅而之出家彼寧有守其妻孥以死者耳必不願也而謂一鄧和尚能變易天下之人乎一無緊要君子能以幾句閒言語能使天下人盡棄妻子功名以從事於佛學乎蓋千古絕無之事千萬勿煩杞慮也吾謂眞正能接趙老之脈者意者或有待於兄耳異日者必有端的同門能共推尊老丈以爲師門顏閔區區異端之徒自救不暇安能並驅爭先也則此鄙陋之語勿毀之亦可然我又嘗推念之矣夫黃面老瞿曇少而出家者也李耳厭薄衰周亦遂西遊不返老而後出家者也獨孔子老在家耳然終身周流不暇煖席則在家時亦無幾矣妻既卒矣獨一子耳更不聞其再娶誰女也又更不聞其復有幾房妾媵也則於室家之情亦太微矣當時列國之主盡知禮遇夫子然而夫子不仕也最久者三月而已不曰接淅而行則曰明日遂行則於功名之念亦太輕矣居常不知叔梁紇葬處乃葬其母於五父之衢然後

得合葬於防焉則於掃墓之禮亦太簡矣豈三聖人於此顧為輕於功名妻子哉恐亦未免遺棄之病哉然則渠上人之辠過亦未能遽定也然以予斷之上人之辠不在於後日之不歸家而在於其初之輕於出家也何也一出家即棄父母矣所貴於有子者謂其臨老得力耳蓋人既老便自有許多疾病苟有子則老來得力病困時得力臥床難移動時得力奉侍湯藥時得力五內分割痛苦難忍時得力臨終嗚咽分付訣別聲氣垂絕時得力

可以淚泣可以警心快鄧豁渠有為之未必能此吐氣

激烈好

若此時不得力則與無子等矣又何在於奔喪守禮以為他人之觀乎往往見今世學道聖人先覺士大夫或父母八十有餘猶聞拜疾趨全不念風中之燭滅在俄頃無它急功名而忘其親也此之不責而反責彼出家兒是為大惑足稱顛倒見矣吁吁二十餘年傾蓋之友六七十歲皓皤之夫萬里相逢聚首他縣罄吐肝膽盡脫皮膚苟一毫衷赤不盡尚有纖芥為名作誑之語青霄白日照耀我心便當永墮無間萬劫為驢與兄騎乘此今日

有犯上老人之遺惜

所以報答百泉上知己之感也縱兄有憾我終不敢有怨

復周南士

公壯年雄才抱璞未試者也如僕本無才可用故自不宜於用豈誠與雲與鶴相類者哉感媿甚矣夫世間惟才不易得故曰才難若無其才而虛有其名如殷中軍以竹馬之好欲與大司馬抗衡自附於王謝是爲不自忖度則僕無是矣如公大才際明世正宜藏蓄待時爲時出力也古有之矣有

從無毋論

大才而不見用於世者世旣不能用而亦不求用退而與無才者等不使無才者疑有才者忌所謂容貌若愚深藏若虛老聃是也今觀渭濱之叟年八十矣猶把釣持竿不顧也使八十而死或不死而不遇西伯獵于渭縱遇西伯而西伯不尊以爲師敬養之以爲老有子若發不武不能善承父志太公雖百萬韜畧不用也此皆所謂善藏其用者也若夫嚴子陵陳希夷汲汲欲用之矣而有必用之心無必用之形故被褒墮驢終各隱士雖不遯

從無此論

心而能遯迹雖不見用才亦見隱才矣黃老而下可多見邪又若有大用之才而能委曲以求其必用時不必明良道不論泰否與世浮沉因時升降而用常在我卒亦舍我不用而不可得則管夷吾輩是也此其最高矣乎若乃切切爲以求用又不能委曲以濟其用操一巳之繩墨持前王之規矩以方柄欲入圓鑿此豈用世才哉徒負却切切欲用本心矣今之儒是也公今親遭明時抱和璧如前數子皆所孰厭當必有契諸者僕特崖畧之以

何之死蓋成括也然以郭解之罪罪江陵江陵亦無辭余尚及見今上初年事張死五日就有殺言官以取媚者其一時承奉之人

俟擇耳不然欲用而不能委曲以濟其用此儒之所以卒爲天下後世非笑也

答鄧明府

何公死不闗江陵事江陵爲司業時何公只與朋輩同往一會言耳言雖不中而殺之之心無有也及何公出而獨向朋輩道此人有欲飛不得之云蓋直不滿之耳何公聞之遂有此人必當國當國必殺我等語則以何公平生自許太過不意精神反爲江陵所攝於是憮然便有懼色蓋皆英雄莫

如此

肯相下之實此等心腸是也自後江陵亦記不得何公而何公終日有江陵在念偶攻江陵者首吉安人江陵遂怨吉安日與吉安縉紳爲讐然亦未甞讐何公者以何公不足讐也特何公自爲讐耳何也以何公必爲首相必殺我之語已傳播于吉安及四方久矣至是欲承奉江陵者憾無有緣閧是誰不甘心何公者乎殺一布衣本無難事而可以取快江陵之胸腹則又何憚而不敢爲也故巡撫緝訪之於前而繼者踵其步方其緝解至湖廣

小人

也湖廣密進揭帖於江陵江陵曰此事何須來問輕則決罰重則發遣已矣及差人出閣門應城李義河遂授以意曰此江陵本意也特不欲自發之耳吁吁江陵何人也膽如天大而肯姑息此哉應城之情狀可知矣應城於何公素有論學之忤其殺之之心自有又其時勢焰薰灼人之事應城者如事江陵則何公雖欲不死又安可得耶江陵此事甚錯其原起於憾吉安而必欲殺吉安人爲尤錯今日俱爲談往事矣然何公布衣之傑也故有

殺身之禍江陵宰相之傑也故有身後之辱不論
其敗而論其成不追其跡而原其心不責其過而
賞其功則二老者皆吾師也非與世之局瑣取容
埋頭顧影竊取聖人之名以自蓋其貪位固寵之
私者此也是以復並論之以裁正於大方焉所論
甚見中蘊可謂何公出氣恐猶未察江陵初心故
爾贅及

答耿中丞

昨承教言深中狂愚之病夫以率性之眞推而擴

一句點破

之與天下爲公乃謂之道既欲與斯世斯民共由
之則其範圍曲成之功大矣學其可無術歟此公
至言也此公所得於孔子而深信之以爲家法者
也僕又何言之哉然此乃孔氏之言也非我也夫
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給於孔子而後
足也若必待取足於孔子則千古以前無孔子終
不得爲人乎故爲願學孔子之說者乃孟子之所
以止於孟子僕方痛憾其非夫而公謂我願之歟
且孔子未嘗教人之學孔子也使孔子而教人以

學孔子何以顏淵問仁而曰爲仁由已而不由人也歟哉何以曰古之學者爲已又曰君子求諸已也歟哉惟其由已故諸子自不必問仁於孔子惟其爲已故孔子自無學術以授門人是無人無已之學也無已故學莫先於克已無人故敎惟在於因人試舉一二言之如仲弓居敬行簡人也而問仁焉夫子直指之曰敬恕而已雍也聰明故悟焉而請事司馬牛遭兄弟之難嘗懷憂懼是謹言愼行人也而問仁焉夫子亦直指之曰其言也訒而已牛也不聽故疑焉而反以爲未足由此觀之孔子亦何嘗敎人之學孔子也哉夫孔子未嘗敎人之學孔子而學孔子者務舍已而必以孔子爲學雖公亦必以爲眞可笑矣夫惟孔子未嘗以孔子敎人學故其得志也必不以身爲敎於天下是故聖人在上萬物得所有由然也夫天下之人得所也久矣所以不得所者貪暴者擾之而仁者害之也仁者以天下之失所也而憂之而汲汲焉欲貽之以得所之域於是有德禮以格其心有政刑以

妙甚

綮其四體而人始大大失所矣夫天下之民物衆矣
若必欲其皆如吾之條理則天地亦且不能是故
寒能折膠而不能折朝市之人熱能伏金而不能
伏競奔之子何也富貴利達所以厚吾天生之五
官其勢然也是故聖人順之順之則安之矣是故
貪財者與之以祿趨勢者與之以爵強有力者與
之以權能者稱事而官懦者夾持而使有德者隆
之虛位但取具瞻高才者處以重任不問出入各
從所好各騁所長無一人之不中用何其事之易

大凡高世之論須如此實緣開益一番

也雖欲飾詐以投其好我自無好之可投雖欲揜
醜以著其美我自無醜之可揜何其說之難也是
非真能明明德於天下而坐致太平者歟是非真
能不見一絲作爲之迹而自享心逸日休之效者
歟然則孔氏之學術亦妙矣則雖謂孔子有學有
術以教人亦可也然則無學無術者其兹孔子之
學術歟公既深信而篤行之則雖謂公自已之學
術亦可也但不必人人皆如公耳故凡公之所爲
自善所用自廣所學自當僕自敬公不必僕之似

公也公自當愛僕不必公之賢於僕也則公此行人人有彈冠之慶矣否則同者少而異者多賢者少而愚不肖者多天下果何時而太平乎哉

又答京友

善與惡對猶陰與陽對柔與剛對男與女對蓋有兩則有對既有兩矣其勢不得不立虛假之名以分別之如張三李四之類是也若謂張三是人而李四非人可與不但是也均此一人也初生則有乳名稍長則有正名既冠而字又有別號是一人而三四名稱之矣然稱其名則以爲犯諱故長者咸諱其名而稱字同輩則以字爲嫌而稱號是以號爲非名也若以爲非名則不特號爲非名字亦非名諱亦非名自此人初生未嘗有名字夾帶將來矣胡爲乎而有許多名又胡爲乎而有可名與不可名之別也若直曰名而已則諱固名也字亦名也號亦名也與此人原不相干也又胡爲而諱胡爲而不諱也甚矣世人之迷也然猶可委曲號之稱美而名或不美焉耳然朱晦翁之號不美矣

燕俗子称父曰爹孫称祖曰爺

朱熹之名美矣熹者光明之稱而晦者晦昧不明之象朱子自謙之號也今者稱晦菴則學者皆喜若稱之曰朱熹則必甚怒而按劍矣是稱其至美者則以爲諱而舉其不美者反以爲喜是不欲朱子美而欲朱子不美也豈不亦顛倒之甚與近世又且以號爲諱而直稱曰翁曰老矣夫使翁而可以尊人則曰爺曰爹亦可以尊人也若以爲爺者奴隸之稱則今之子稱爹孫稱爺者非奴隸也爺之極爲翁爹之極爲老稱翁稱老者非奴隸事獨

罵人

非兒孫事乎又胡爲而舉世皆與我爲兒孫也近世稍知反古者至或同儕相與呼字以爲不俗吁若真不俗稱字固不俗稱號亦未嘗俗也蓋直曰名之而已又何爲乎獨不可同於俗也吾以謂稱爹與爺亦無不可也由是觀之則所謂善與惡之名率若此矣蓋惟志於仁者然後無惡之可名此蓋自善惡未分之前言之耳此時善且無有何有於惡也邪噫非苟志於仁者其誰能知之苟者誠也仁者生之理也學者欲知無惡乎其如志仁之

作世間完人
根不易

學吾未之見也與哉

復宋太守

千聖同心至言無二紙上陳語皆千聖苦心苦口爲後賢後人但隨機說法有大小二乘以待上下二根苟是上士則當究明聖人上語若甘爲下士只作世間完人則不但孔聖以及上古經籍爲當服膺不失雖近世有識名士一言一句皆有切于身心皆不可以陳語目之也且無徵不信久矣苟不取陳語以相證恐聽者益以駭愕故凡論說必據經引傳亦不得已焉耳今據經則以爲陳語漫出胸臆則以爲無當則言者亦難矣凡言者言乎其不得不言者也爲自己本分上事未見親切故取陳語以自考驗庶幾合符非有閒心事閒工夫欲替古人擔憂也古人往矣自無憂可擔所以有憂者謂於古人上乘之談未見有契合處是以日夜焦心見朋友則共討論若只作一世完人則千古格言盡足受用半字無得說矣所以但相見便相訂證者以心志頗大不甘爲一世人士也凡若

劉憲長使童子拜師極平常事耳一經此老偏斷出聽多說話

恕其罪而取其心則弟猶得免于罪責如以為大言不慙貢高矜己則終將緘默亦容易耳

答劉憲長

自孔子後學孔子者便以師道自任未曾一日為人弟子便去終身為人之師以為此乃孔子家法不如是不成孔子也不知一為人師便只有我教人無人肯來教我矣且孔子而前豈無聖人要皆遭際明時得位行志其不遇者如太公八十已前傅說版築之先使不遇文王高宗終身渭濱老叟岩穴胥靡之徒而已夫誰知之彼蓋亦不求人知也直至孔子而始有師生之名非孔子樂為人之師也亦以逼迫不過如關令尹之遇老子攔住當關不肯放出不得已而後授以五千言文字但老子畢竟西遊不知去向惟孔子隨順世間周遊既廣及門漸多又得天生聰明顏子與之辯論東西遨遊既無好興有賢弟子亦足暢懷遂成師弟名目亦偶然也然顏子沒而好學遂亡則雖有弟子之名亦無有弟子之實矣弟每笑此等輩是以情

偶然二字最演

願終身爲人弟子不肯一日爲人師父茲承遠使童子前來出家弟謂剃髮未易且令觀政數時果發願心然後落髮未晚縱不落髮亦自不妨在彼在此可以任意不必立定跟脚也葢生死事大非辦鐵石心腸未易輕造如果真怕生死在家出家等無有異日今巍冠博帶多少肉身菩薩在于世上何有棄家去髮然後成佛乎如弟不才資質魯鈍又性僻嬾倦於應酬故托此以逃非爲真實究竟當如是也如丈朴實英發非再來菩薩而何若果必待功成名遂乃去整頓手脚晚矣今不必論他人即今友山見在西川他何曾以做官做佛爲兩事哉得則頓同諸佛不理會則當面錯過但不宜以空談爲事耳

主意在結句渾似孟子荅曹交

答周柳塘

伏中微洩秋候自當清泰弟苦不小洩是以火盛無之奈何樓下僅容喘息念上天降虐祇爲大地人作惡故重譴之若不勉受酷責是愈重上帝之怒有飯喫而受熱比空腹受熱何如以此思之故

雖熱不覺熱也且天災時行人亦難逃人人亦自有過活良法所謂君子用智小人用力強者有搬運之能弱者有就食之策自然生出許多計智最下者無力無策又自有身任父母之憂者大爲設法區處非我輩並生並育之民所能與謀也蓋自有受命治水之禹承命教稼之稷自然當任已饑已溺之事捄焚拯溺之憂我輩安能代大匠斲哉我輩惟是各親其親各友其友各自有親友各自相告訴各各盡心量力相捄助若非吾親友非吾所能謀亦非吾所宜謀也何也願外之思出位之誚也

> 隱隱以失人動耿公有郭隗毛遂之意若昌黎再上宰相書較此便覺氣分稍折

與耿司寇告別

新邑明睿唯公家二三子侄可以語上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此則不肖之罪也其餘諸年少或聰明未啟或志向未專所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則爲失言此則僕無是矣雖然寧可失言不可失人失言猶可失人豈可乎哉蓋人才自古爲難也夫以人才難得如此苟幸一得焉而又失之豈不

憾哉嗟夫顏子沒而未聞好學在夫子時固已苦於人之難得矣是以求之七十子之中而不得乃求之於三千之衆求之三千而不得乃不得已焉周流四方以求之旣而求之上下四方而卒無得也於是動歸予之嘆曰歸與歸與吾黨小子亦有可裁者其切切焉唯恐失人如此以是知中行眞不可以必得也狂者不蹈故襲不踐往跡見識高矣所謂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誰能當之而不信凡鳥之平常與已均同於物類是以見雖高而不實不實則不中行矣狷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如夷齊之倫其守定矣所謂虎豹在山百獸震恐誰敢犯之而不信凡走之皆獸是以守雖定而不虛不虛則不中行矣是故曾點終於狂而不實而曾參信道之後遂能以中虛而不易終身之定守者則夫子來歸而後得斯人也不然豈不以失此人爲憾乎哉若夫賊德之鄉愿則雖過門而不欲其入室蓋拒絕之深矣而肯遽以人類視之哉而今事不得已亦且與鄉愿爲侶方且

臨終且易簀
平時豈受賜
記傳不足信
類如此

盡忠告之誠欲以納之於道其爲所讐疾無足怪也失言故耳雖然失言亦何害乎所患惟恐失人耳茍萬分一有失人之悔則終身抱痛死且不瞑目矣蓋論好人極好相處則鄉愿爲第一論載道而承千聖絕學則舍狂狷將何之乎公今宦遊半天下矣兩京又人物之淵左顧右盼招提接引亦曾得斯人乎抑求之而未得也抑亦未嘗求之者與抑求而得者皆非狂狷之士縱有狂者終以不實見棄而清如伯夷反以行之似廉潔者當之也審如此則公終不免有失人之悔矣夫夷齊就養於西伯而不忍幸生於武王父爲西伯則千里就食而甘爲門下之客以其能服事殷也子爲周王則寧餓死而不肯一食其土之薇爲其以暴易暴也曾元之告曾子曰夫子之病亟矣幸而至於旦更易之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以德世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元起易簀反席未安而沒此與伯夷餓死何異而可遂以鄉愿之廉潔當之也故學道而非此輩終不可以

得道傳道而非此輩終不可以語道有狂狷而不聞道者有之未有非狂狷而能聞道者也僕今再告別矣復致意狂狷與失人失言之輕重者亦謂惟此可以少答萬一爾賤眷思歸不得不遣僕則行遊四方效古人之求友蓋孔子求友之勝己者欲以傳道所謂智過於師方堪傳授是也吾輩求友之勝己者欲以證道所謂三上洞山九到投子是也

答耿司寇

一札千行讀之不厭其繁再過不竟其複直抒胸中所欲言絕不顧他人痛痒

此來一番承教方可稱真講學方可稱真朋友公不知何故而必欲教我我亦不知何故而必欲求教於公方可稱是不容已真機自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嗟夫朋友道絕久矣予嘗謬謂千古有君臣無朋友豈過論與夫君猶龍也下有逆鱗犯者必死然而以死諫者相踵也何也死而博死諫之名則志士亦願爲之況未必死而遂有巨福邪避害之心不足以勝其名利之心以故犯害而不顧況無其害而且有大利乎若夫朋友則不然幸而

入則分毫無我益不幸而不相入則小者必爭大者為讐何心老至以此殺身身殺而名又不成此其昭昭可監也故予謂千古無朋友者謂無利也是以犯顏敢諫之士恒見於君臣之際而絕不聞之友朋之間今者何幸而見僕之於公邪是可貴也又何幸而得公之教僕耶真可羨也快哉怡哉居然復見偲偲切切景象矣然則豈惟公愛依倣孔子僕亦未嘗不願依倣之也惟公之所不容已者在於泛愛人而不欲其擇人我之所不容已者在於為吾道得人而不欲輕以與人微覺不同耳公之所不容已者乃人生十五歲以前弟子職諸篇入孝出弟等事我之所不容已者乃十五成人以後為大人明大學欲去明明德於天下等事公之所不容已者博而惟在於痛癢之末我之所不容已者專而惟直收吾開眼之功公之所不容已者多雨露之滋潤是故不請而自至如村學訓蒙師然以故取効寡而用力艱我之所不容已者多霜雪之凛冽是故必待價而後沽又如大將用兵

拳着不容已三字大暢發揮

上闢其立言
此責其行事

直先擒王以故用力少而奏功大雖各各手段不同然其爲不容已之本心一也心苟一矣則公不容已之論固可以相忘於無言矣若謂公之不容已者爲是我之不容已者爲非公之不容已者是聖學我之不容已者是異學則吾不能知之矣公之不容已者是知其不可以已而必欲其不已者爲眞不容已我之不容已者是不知其不容已而自然不容已者非孔聖人之不容已則吾又不能知之矣恐公於此尚有執巳自是之病在恐未可遽以人皆悅之而遂自以爲是而遽非人之不是也恐未可遽以在邦必聞而遂居之不疑而遂以人盡異學通非孔孟之正脉笑之也我謂公之不容已處若果是則世人之不容已處總皆是若世人之不容已處誠未是則公之不容已處亦未必是也此又我之眞不容已處耳未知是否幸一教焉試觀公之行事殊無甚異於人者人盡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識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買地而求種架屋而求安讀書

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顯博求風水以求福蔭子孫種種日用皆爲自巳身家計慮無一釐爲人謀者及乎開口談學便說爾爲自巳我爲他人爾爲自私我欲利他我憐東家之饑矣又思西家之寒難可忍也某等肯上門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會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某行雖不謹而肯與人爲善某等行雖端謹而好以佛法害人以此而觀所講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講其與言顧行行顧言何異乎以是謂非孔聖之訓乎黜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說是事作生意者但說生意力田作者但說力田鑿鑿有味眞有德之言令人聽之忘厭倦矣夫孔子所云言顧行者何也彼自謂於子臣弟友之道有未能盡眞未之能非假謙也人生世間惟是四者終身用之安有盡期若謂我能則自止而不復有進矣聖人知此最難盡故自謂未能巳實未能則說我不能是言顧其行也說我未能實是不能是行顧其言也故爲有慥慥故爲有恒故爲主忠

信故爲毋自欺故爲眞聖人耳不似今人全不知
己之未能而務以此四者責人教人所求于人者
重而所自任者輕人其肯信之乎聖人不責人之
必能是以人人皆可以爲聖故陽明先生曰滿街
皆聖人佛氏亦曰卽心卽佛人人是佛夫惟人人
之皆聖人也是以聖人無別不容已道理可以示
人也故曰予欲無言夫惟人人之皆佛也是以佛
未嘗度衆生也無衆生相安有人相無道理相安
有我相無我相故能舍己無人相故能從人非強

之也以親見人人之皆佛而善與人同故也善旣
與人同何獨於我而有善乎人與我旣同此善何
有一人之善而不可取乎故曰自耕稼陶漁以至
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後人推而誦之曰卽此取人
爲善便自與人爲善矣舜初未嘗有欲與人爲善
之心也使舜先存與善之心以取人則其取善也
必不誠人心至神亦遂不之與舜亦必不能以與
之矣舜惟終身知善之在人吾惟取之而已耕稼
陶漁之人旣無不可取則千聖萬賢之善獨不可

直書其非

取乎又何必專學孔子而後爲正脈也夫人既無不可取之善則我自無善可與無道可言矣然則子禮不許講學之談亦太苦心矣安在其爲挫抑柳老而必欲爲柳老伸屈爲柳老遮護至此乎又安見其爲子禮之口過而又欲爲子禮掩蓋之邪公之用心亦太瑣細矣既已長篇大篇書行世間又令別人勿傳是何背戾也反覆詳翫公之用心亦太不直矣且子禮未嘗自認以爲己過縱有過渠亦不自蓋覆而公乃反爲之覆此誠何心也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而又皆仰今之君子豈徒順之而又爲之辭公其以爲何如乎柳老平生正坐冥然寂然不以介懷故不長進公獨以爲柳老誇又何也豈公有所憾於柳老而不欲其長進邪然則子禮之愛柳老者心髓公之愛柳老者皮膚又不言可知矣柳老於子禮爲兄渠之兄弟尚多也而獨注意於柳老柳老又不在仕途又不與之鄰舍與田無可爭者其不爲毀柳老以成其私又可知矣既無半點私意則所云者純

反覆窮詰

是一片赤心公固聰明何獨昧此乎縱子禮之言不是則當爲子禮惜而不當爲栁老憂若子禮之言是則當爲栁老惜固宜將此平日自負孔聖正脈不容已真機直爲栁老委曲開導栁老惟知敬信公者也所言未必不入也今若此則何益於栁老栁老又何貴於與公相知哉然則子禮口過之稱亦謂無可奈何姑爲是言以逭責耳設使栁老所造已深未易窺見則公當大爲栁老喜而又不必患其介意矣何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學的

又正言

也衆人不知我之學則我爲賢人矣此可喜也賢人不知我之學則我爲聖人矣又不愈可喜乎聖人不知我之學則吾爲神人矣尤不愈可喜乎當時知孔子者唯顏子雖子貢之徒亦不之知此真所以爲孔子耳又安在乎必於子禮之知之也又安見其爲挫抑栁老使劉金吾諸公輩輕視我等也耶我謂不患人之輕視我等我等正自輕視耳區區護名何時遮蓋得完耶且吾聞金吾亦人傑也公切切焉欲其講學是何主意豈以公之行履

有加於金吾耶若有加幸一一示我我亦看得見也若不能有加而欲彼就我講此無益之虛談是又何說也吾恐不足以誑三尺之童子而可以誑豪傑之士哉然則孔子之講學非與孔子直謂聖愚一律不容加損所謂麒麟與凡獸並走凡鳥與鳳凰齊飛皆同類也所謂萬物皆吾同體是也而獨有出類之學唯孔子知之故孟子言之有味耳然究其所以出類者則在于巧中焉巧處又不可容力今不於不可用力處參究而唯欲於致力處着脚則巳先孔孟不傳之秘矣此爲何等事而又可輕以與人談耶公聞此言必以爲異端人只宜以訓蒙爲事而但借明明德以爲題目可矣何必說此虛無寂滅之教以眩惑人耶夫所謂仙佛與儒皆其名耳孔子知人之好名也故以名教誘之大雄氏知人之怕死也故以死懼之老氏知人之貪生也故以長生引之皆不得巳權立名色以化誘後人非眞實也唯顏子知之故曰夫子善誘今某之行事有一不與公同者乎亦好做官亦好富

按耿公雅重卓吾著作爲之刊行爲之

貴亦有妻孥亦有盧舍亦有朋友亦會賓客公豈能勝我乎何爲乎公獨有學可講獨有許多不容已處也我既與公一同則一切棄人倫離妻室削髮披緇等語公亦可以相忘於無言矣何也僕未嘗有一件不與公同也但公爲大官耳學問豈因大官長乎學問如因大官長則孔孟當不敢開口矣且東部先生非公所得而擬也東部先生專發揮陽明先生良知之旨以繼往開來爲已任其妙處全在不避惡名以救同類之急公其能此乎我

題序後波讀言之則卓老早已熊破耿公也覽至此耿公亦必赧塞直揣其失

知公詳矣公其再勿說謊也須如東部先生方可說是眞不容已近時唯龍溪先生足以繼之近溪先生稍能繼之公繼東部先生終不得也何也名心太重也回護太多也實多惡也而專談志仁無惡實偏私所好也而專談汎愛博愛實執定已見也而專談不可自是公看近溪有此乎龍溪有此乎況東部哉此非強爲爾也諸老皆實實見得善與人同不容分別故耳既無分別又何惡乎公今種種分別如此舉世道學無有當公心者雖以心

齊先生亦在雜種不入公彀率矣況其他乎其同
時所喜者僅僅胡盧山耳麻城周柳塘新邑吳少
虞只此二公爲特出則公之取善亦太狹矣何以
能明明德於天下也我非不知敬順公之爲美也
以齊人莫如我敬王也亦非不知順公則公必愛
我公既愛我則合縣士民俱禮敬我吳少虞亦必
敬我官吏師生人等俱來敬我何等好過日子何
等快活但以衆人俱來敬我終不如公一人獨知
敬我公一人敬我終不如公之自敬也吁公果能

自敬則予何說乎自敬伊何戒謹不覩恐懼不聞
毋自欺求自慊愼其獨孔聖人之自敬者蓋如此
若不能自敬而能敬人未之有也所謂本亂而求
末之治無是理也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此正
脈也此至易至簡之學守約施博之道故曰君子
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
而天下平又曰上老老而民興孝更不言如何去
平天下但只道脩身二字而已孔門之教如此而
已吾不知何處更有不容已之說也公勿以脩身

爲易明明德爲不難恐人便不肯用工夫也實實欲明明德者工夫正好艱難在埋頭二三十年尚未得到手如何可説無工夫也龍溪先生年至九十自二十歲爲學又得明師所探討者盡天下書所求正者盡四方人到末年方得實詣可謂無工夫乎公但用自巳工夫勿愁人無工夫用也有志者自然來共學無志者雖與之談何益近溪先生從幼聞道一第十年乃官至今七十二歲猶歷涉江湖各處訪人豈專爲傳法討與蓋亦有不容巳

至此氣漸平

者彼其一生好名近來稍知藏名之法歷江右兩浙姑蘇以至秣陵無一道學不去參訪雖弟子之求師未有若彼之切者可謂致了良知更無工夫乎然則公第用起工夫耳儒家書盡足參詳不必別觀釋典也解釋文字終難契入執定巳見終難空空耘人之田終荒家穢願公無以芻蕘陶漁之見而棄忽之也古人甚好察此言耳名乃錮身之鎖聞近老一路無一人相知信者柳塘初在家時讀其書便十分相信到南昌則七分至建昌又減

二分則得五分耳及乎到南京雖求一分相信亦無有矣柳塘之徒曾子雖有一二分相信大槩亦多驚訝焦弱矦自謂聰明特達方子及亦以豪傑自負皆棄置大法師不理會之矣乃知真具隻眼者舉世絕少而坐令近老受遯世不見知之妙用也至矣近老之善藏其用也曾子回對我言曰近老無知者唯先生一人知之吁我若不知近老則近老有何用乎惟我一人知之足矣何用多知乎多知即不中用猶是近名之累曷足貴與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吾不甘近老之太尊貴也近老於生豈同調乎正爾似公舉動耳乃生深信之何也五臺與生稍相似公又謂五臺公心熱僕心太冷吁何其相馬於牝牡驪黃之間也

大塚氏藏書

榮親文庫

110X
136
6